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三十二三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六百八十三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三十二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翰林院

翰林院在東長安門外北向其西則鑾駕庫東則玉河橋元之鴻臚署也正統七年始建為院初為三品衙門後改正五品定學士一人侍讀學士二人侍講學士二人為正官侍讀侍講各三人五經博士五人侍書二人侍詔一人為屬官修撰二人編修四人檢討四人為史

官而孔目為首領官其院事主於内閣大學士而掌印
則以學士或侍郎詹事等官兼學士或春坊官署掌内
閣行移用翰林院印而各衙門章奏文移亦止曰行翰
林院學士之職掌詞翰禮文草誥勅詳正圖籍考議制
度以文學備顧問出入侍從參謀議凡經筵日講修書
皆承受而統領焉講讀職專勸講經史五經博士業專
經佐學士講讀侍詔主應對以四體侍上書於唐為供
奉官典籍守古今四庫書籍史官掌修國史凡天文地

理宗潢禮樂兵刑諸大政上所下詔勅書檄謹籍而記之以備實録為上心簡注者得入内閣預機務兩直隷鄉試禮部會試充考試官萬歴初申飭日講史官從閣臣後記注起居及密勿謀議别揀史官分曹纂諸司章奏題覆月封送内閣藏之當洪武初設文華堂擢張唯等為編修上政暇幸堂考業而光禄日給饌皇太子諸王日迭主馬賜冬夏衣賜白金鞍馬其敦崇如此

翰苑考

周禮内史掌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蓋八柄詔于冢宰内史復掌以詔王吳澂謂内史翰林之職猶今學士院之草制詔也然謂之史乃掌文書贊治之名今制併史館于翰林其亦此意也

唐文皇開天策府而始有學士之目武后中復置北門學士間以親暱充之如漢鴻都而加重其後至德宗朝始定設學士繫銜于翰林與中書舍人

對掌內外制然無定品往往寄禄于他官其資深者至散騎諫議而淺者僅拾遺叅軍尚不能與舍人埒獨其長一人最貴曰承旨往往竟拜宰相其次亦不失三司觀察卿監至宋一切因之而益加重然不為定品如故元豐制行自是稍稍有恒秩

又按端明殿學士之設起于唐明宗時明宗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選文學之士與之共事有宋因之遂為華選

唐宋以來名卿碩輔多出其中然不輕授必歷中外聲華大著者始預其選彼時即殿試大元亦必歷試民事乃召入禁掖故其得人為盛

元翰林國史院記世祖皇帝中統元年初設翰林學士承旨官止三品至元元年乃建翰林國史院而備學士等官八年院升從二品成宗皇帝大德九年院升正二品仁宗皇帝親攬御筆點定置立學士承旨六員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直學士

各二員皇慶元年院升從一品迄今永遵為制先
是蒙古新字及亦思替非並教習於本院翰林國
史集賢兩院合為一仍兼起居注領會同館知秘
書監而國子學以待制兼司業興文署以待制兼
令編修官兼丞俱來隸焉其後新字既析置翰林
院而復立集賢院如故今興文署已廢本院于起
居注會同館秘書監國子學之事悉無所預回回
學士亦省而亦思替非以待制兼掌之今上皇帝

建宣文閣而不設學士詔以經筵崇文監皆歸於本院崇文監言其非便而止惟於學士承旨而下摘官判署經筵之文移項因纂修后妃功臣傳又以執政兼學士承旨等官而無常員此建置沿革之大畧也

明太祖初下江南庶事草創有所聘擢僅寓名以備顧問而已元年五月始置院學士正三品侍講讀學士正四品直學士正五品修撰典簿正七品

編修正八品二年正月定學士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侍讀學士從四品直學士正五品典簿正七品待制從五品修撰正六品應奉正七品編修正八品典簿從八品九年閏九月詔承旨與六部尚書同然班在其上十四年罷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檢閱典簿十八年三月始定置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二人從五品孔目為首領一人未入流侍讀侍講各

二人正六品五經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簿二人從八品侍書二人正九品待詔六人從九品皆稱屬又修撰三人從六品編修四人正七品檢討四人從七品別為史官亦係屬焉是歲侍讀始列侍講前建文初大有所更置然於職事無損益永樂初仍高帝舊尋擢史官解縉而下七人入内閣預機密典綸綍然自學士王景卒解縉胡廣楊榮輩猶相繼領院篆洪熙之歲大學士士奇等驟遷至三

孤踞六曹上遂不復領院矣第文淵内署與六曹異文移往復猶以翰林行之今雖稍稍變革而猶有一二存者如史宬焚草中貴傳旨猶傳大學士為翰林學士翰林公署中左設大學士三座學士一座而講讀學士東西對列是也

明改學士院為翰林院夫學士代言之官講讀經筵之職五經博士典籍則前代秘書之屬侍書待詔則前代著作起居之任也併屬於翰林至於陛

轉之例初明編修九年陞侍講檢討九年陞修撰既陞侍講修撰矣與狀元徑授修撰者又皆九年方陞中允成化二年童緣以修撰陞諭德後遂為例至弘治中改正必二十六七年方陞五品學士此載在楊文襄召對録者故當時詞臣迴翔禁林曉暢典故及至宣麻卓有可觀

學士一官在唐居五品之上直學士居六品之上武后時以宰相兼領中宗景隆中始置大學士自

是宰相皆帶弘文集賢大學士及宋王欽若罷叅知政事真宗眷遇未衰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準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欽若訴於上真宗為特置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明設翰林學士及講讀學士而殿閣則設大學士其秩亦止五品既重其任而又輕其秩遲其陞設官良有深意宣德後大學士始加保傅非制也

正統間以學士一人在内閣專管誥勅後久不設弘治七年復設至用尚書兼學士如石瑤侍郎兼學士如賈詠輩掌管至嘉靖六年以張璁議始停不補

翰林由别衙門改用者如王子沂以御史改左春坊司直陳顥徐敬李賢劉子春周幹韓守善皆以御史陞中允歐陽兼以御史改編修金阜以給事中改檢討張衮胡經俱御史改編修儀智以右通

政改右春坊右中允許誥以南京右叅議改侍讀學士盛端明以南京尚寶卿改左庶子兼侍讀鄒濟以吏部郎中改左庶子王道彭澤俱以文選司郎中改右諭德任翰以考功司郎中改春坊司直兼檢討鄒守益以南京考功郎中改洗馬李維鼎以儀制郎中改贊善劉球以儀制郎中劉鉉以兵部主事俱改侍讀尹昌隆以刑部主事陛中允王一寧以工部主事改修撰歐陽崇一以刑部郎中

改編修韓邦奇以考功郎中改左庶子嘉靖十一年唐順之李學詩陳東虞淮王汝孝陳節之屠應埈葉察呂懷王慎中金潞楊淪皆以科道部屬改編修王大任姜儆俱以御史陞侍讀學士宣德正統初陳叔綱邵宏譽俱以與修實録改修撰翰林陞改别衙門及外官者除考察降調外正統元年劉永清以侍講學士陞廣東右布政陳文升以侍講學士陞雲南右布政弘治十六年李州以

侍講學士陞浙江右布政後亦有以史官徑轉兩司者不具載洪武中羅公顧以編修改都水郎中張顯宗以編修為太常寺丞宣德中徐允達以中允陞鴻臚少卿高巽志以侍講學士陞太常寺少卿陳原霖以修撰陞通議黃觀以修撰陞尚寶卿盧原質以編修陞太常寺少卿金問以修撰陞太常寺少卿正統初陳珣以侍讀謫安陸州知州尋名為大理寺少卿巡撫大名孔公恂以修撰改大

理寺丞巡撫貴州天順中林文李紹俱以左庶子
改尚寶司卿李太以中允改尚寶司丞柯潛以洗
馬改尚寶少卿成化中羅璟以洗馬改禮部員外
郎孫賢劉珝以中允陞太常寺少卿弘治中李繼
以諭德陞南太常少卿傅珪以中允陞太常少卿
正德中靳貴以學士改光禄卿黄諫以編修陞尚
寶司卿黄琮以左庶子改宗人府經歷許彬以修
撰陞大理少卿徐穆以編修改南禮部員外郎嘉

靖中張春以侍讀改南太僕寺丞秦鳴夏以中允在告起為兵部主事萬歷中張一桂以諭德調兵部員外郎范應期以諭德調南刑部郎中崇禎中以編修楊廷麟改兵部職方司主事監軍

翰林兼科道者洪武中夏原吉范顯祖以太子賓客兼治書侍御史永樂中李準以太子賓客兼吏科都給事中嘉靖庚戌趙貞吉以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御史已丑夏言以侍講學士兼吏科都

給事中萬歷己未徐光啟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
史其實改科道者永樂中孔諤以中允改御史洪
熙初侍讀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御史正統
中金幼孜子檢討達改給事中成化中檢討李昊
改南禮科給事中洪武中編修馬亮任敬王璉王
輝陳敏張唯俱改御史正統已已徐珵以侍讀改
浙江道御史楊鼎以中允改河南道御史檢討王
玉改江西道御史崇禎中金聲以編修改御史張

縉彦以侍讀改兵科俱以知兵改任翰林改教授者永樂乙未進士第二人李貞以編修改高州府教授第三人陳景以編修改福州府教授

鼎甲不入翰林洪武四年狀元吳伯宗授禮部員外郎第二郭翀第三吳公達授吏部主事丁丑狀元陳郊謫戍第三劉鍔補鴻臚寺司賓署丞第二尹昌隆授禮部主事嘉靖壬辰第二孔天胤以王親授陜西按察司僉事萬歷己未莊際昌廷試卷

誤書醪字為膠言者劾之請告歸

詞臣以諫諍著譽者如修撰羅倫疏爭李賢不宜奪情起復貶福建市舶副使編修章懋黄仲昭檢討莊㫤疏言上元張燈賦詩非盛德事又時四方多故乞將烟火一切停罷以省煩費充兵餉忤旨各廷杖調外任時稱為翰林四諫其後疏爭張居正奪情有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杖革時許文穆國為庶子鐫玉盃一曰班班者何卞生淚英英

者何藺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贈中行鐫犀盃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黄流在中為君子壽以贈用賢又其後疏争楊嗣昌奪情為少詹黄道周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各降斥有差皆翰苑中之祥麟威鳳也

成化間鄒公智幼貧居龍泉庵焚葉照讀或通宵不寐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郡人聚觀於會江門外公馬上口占曰龍泉山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

一名世上尚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大相驚時年方弱冠耳及入庶常因星變抗章極斥宦官遂下詔獄其寫懷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其辭朝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舒公芬及第入翰苑未幾以建言出為福建提舉賦詩曰金榜題名墨未乾寸心耿耿向長安九重殿閟金門鎖萬里江山赤子

寒午夜人爭搖狗尾一封誰肯犯龍顔生來戇直懷孤憤不作盲聾喑啞官

洪武中諭侍讀張信等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又諭詹同曰古人為文明道德通世務如典謨皆明白易知無怪異險僻之詞至出師表

誠意溢出近文士即過相如揚雄何裨實用令翰林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

經筵

王文恪鏊疏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為希闊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三三日之間風雨則免遇事有

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如有所不逮成王訪落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者冀羣臣

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微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令也濶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傅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宗周成為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

華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令貞觀
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君宮中消日
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
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
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葉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
詔誥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
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
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

經筵之外兼觀永樂大典又常索太極圖西銘等
書於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
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陛下睿哲
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
便殿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
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
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侍
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

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游戲翰墨詩文之類
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畧
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
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
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聖明之實功如是不已
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
楊守陳疏陛下宜遵祖宗舊制開大小經筵以講
學當御蚤午二朝以聽政其大小經筵則必擇端

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輙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訥則侍班諸臣佐之而覆解詳釋旁引曲喻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辨知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為賢何者為否政事何者為得何者為失天下因何而治亂歴代為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四書五經祖

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文華殿日輪内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陛下退朝常御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務一遇經書題奏或有可疑與義則録講官示之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宫之時少則慾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當夫萬幾閒暇之際旦氣清明之時湛然凝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以致政事多

失天下不安凡一念之萌一事之作惕然警省必務除人欲而循天理遠小人而親君子以致政事皆得天下久治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陛下之得於内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

薛文清瑄疏近有請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未見施行葢欲候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為當聖主中興之時天步維艱之日正講論為學為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

冑討除羣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除羣盜如鴻毛復大業猶反掌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成大功也唐太宗興義兵掃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臣皆文學智謀之士日夕相與論為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剗刮僭偽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漢北雖稱兵為難而内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

草昧之秋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
望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
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己
端方謀慮深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
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皇上視朝之暇日
御便殿即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
孟子中庸兼講尚書春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
務要詳細陳説聖賢修己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

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致治失何政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備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臣庶可日修其職講讀官之職既修雖皇上聰明上智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啟沃之力亦有益於聖心聖學日新聖德日明於以修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修明之效於以攘外侮

則修軍政以簡將帥簡將帥以練士卒練士卒以討四裔而四裔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且漢光武唐太宗一時英主也猶能勤講學於搶攘之時以收戡靖之績伏惟皇上有唐堯虞舜之聖德將以立殷周中興之大功誠於此時舉行開講之事以緝熙聖學則神功聖德高出千古矣又豈漢唐二主之可比哉

倪岳疏近者伏聞聖旨勤御經筵日講不輟講明聖賢之格言圖維治平之要道緝熙之功啓沃之益於是為大三代之治端在今日宗社之幸生民之幸也臣等竊惟朝廷日講之制必以宋儒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次第進講書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徒讀其書而不求其意亦無益也考之衍義所載首言格物致知之要必以帝王知人之事為先其於辨人材之論尤惓惓焉蓋任賢圖治乃人

君之職故所任之得失賢否則天下之治亂安危係之非細故也伏望聖明因今日所講之書驗之古人已行之事獨運於聖心之微以謹夫用人之道於凡内外文武之臣左右前後之職其間果有忠實不欺淳謹可託特立而不為黨與之私勤敏而足為治理之助者俯推委任之誠而不輕為揺奪曲施保全之恩而不易為間阻其有立心私邪制行奸詭執左道以變亂倡異端以熒惑以土木

營繕為奉承以禱祠祈禳為忠愛費財而不顧勞
民而不恤以至依阿循默以苟容而不知竊位之
恥奔競冒昧以希進而不知枉已之辱若是者皆
足以僨事而害政違天而虐民所宜迸逐而不留
拒絶而遠去庶朝廷為之永清天意為之昭格災
害可弭政務可修而太平之治必在此矣

制誥

張孚敬疏臣竊惟制誥者王言也知制誥者臣職

也知制誥而使王言不重則不得其職矣臣按國初以來成化以前制誥之體猶為近古明敭履歷宣昭事功其于本身者不過百餘字其覃恩祖父母父母并妻室者不過六七十字言之者無費辭受之者無媿色近來俗習干求文尚誇大藻情飾偽張百成千至有子孫讀其祖父母父母誥勅莫自知其所以然者卒使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婦之賤良可惜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

下無道則辭有枝葉今當聖明之世可使制誥之文為枝葉之辭哉伏乞勑下内閣自今以後凡有誥勑必須復古崇實一切枝葉浮誇之辭盡行刪去庶王言重而人知所勸矣

張居正疏竊照閣臣之職專一視草代言故其官謂之知制誥若制詞失體以致輕褻王言則閣臣為不職矣謹按舊規凡官員應給誥勑該部題奉欽依手本到閣撰述官先具稿送臣等看詳改定

謄寫進呈候批紅發下撰述官用關防掛號然後發中書舍人寫軸用寶此定制也至於制命之詞貴在簡嚴莊重乃為得體查得成化弘治年間誥勑叙本身履歷功績不過百餘字祖父母父母及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至於慶典覃恩則其詞尤簡葢以恩例槩及比之考績不同故以賚被為榮不必詳其閱歷此制體也近年以來俗尚干求詞多浮靡撰述官沿襲宿獘往往不候進呈先將文稿

傳示於人其中詞語又過為誇侈多至數百千言或本無實行虛為頌美或事涉幽隱極力宣揚臣等方欲為之更定而本官已先得稿登軸矣夫誥勅者朝廷所以誥諭臣下者也臣諛其君猶謂之佞況以上諛下是何理乎

倪元璐姚翰長代言序夫雲霞者非天之為也山澤之氣蒸而歸文於天是地之忠天者也後王法之以使臣子代為君上之文章宋人曰得知制誥

一日足不根當宋之時環玦雲泥皆釐書命道總
褒誹其義則史令言綵萃於旌纁字哀依其鞶帶
無譏有奬以明至仁且夫遇物稱佳敷歡四座毫
毛茂茂化為醴脂此氣士之難居者也以孟堅之
才為其大臣上哦主德猶病伊優令使天子執平
交之分涌如泉之詞媚於卿士不亦悖乎是故觀
夫百爾之道察其難為雖調乜横戈無如視草者
矣而以姚孟長先生為之其難益甚先生之為難

者二望峻而文行遠望峻則令之人必以其言為
山龍不得則怨文行遠則後之人必以其言為著
蔡不核則譏近怨遠譏此二者不兩弭之術也故
使聖人今日以是事命臣元璐必大怖啼泣請辭
而先生居之夫先生之居之則亦天意也往五六
年間璫禍熾興醜徒干紀凌摵椒庭冀離肺腑黨
鈎正士不漏平原褫脱纓組如風擊籜北寺填門
踵不得下戎行牖下等於三山天地既冥陵谷將

變聖人廼作行其大僇氛盡旭出道介長消奮椎
黨碑極命輪轂萇宏之血裓以膏蘭胥靡閭氓悉
還車服號綍並汗木鳳為疲而先生方召自英州
再升玉局聖人顧之貴其峻整以為精微前坐賈
生側陳里革進則資其甘盤之學退則役其燕許
之才先生於是奮筆致能體天貌物章霆露之功
別愷凶之道表方中之晷揚大來之符引伏戎之
憂厲揚廷之義著首肱之愛呼敬應之心發言如

雷軒訇天下若此者非先生孰可使為之乎先生之與聖人通德譬水合雨而冠領正人引衆發氣如芝荃之并馨斯能鼓吹大謨青黃羣直雖彧光迴綺合小命春華而義鬒髼然騫壯岸出史狐之能於斯不墜矣昔蔡襄之詞景祐陳瓘之論元符非為巽泭亟紛歸榮一氏之業也以先生之鯁固多怪少可使修譽命之辭適及泰征之會嚶鳴之求託音節足故曰天意斯不誣焉子瞻縱筆一世

唯為五銘先生典制二年亦不盈牘端人之心可以知已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又云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夫以文人之淫氣上干日星蝃蝀之與雲霞豈得無其辨乎

史職

大學士陳于陛疏臣考史家之法大者有二一曰編年之體以事繫日月而統之年者是已一曰紀表志傳之體凡君臣事跡朝家大政各自為始終

者是已左馬以來代有述作兩者並行而宋世去
我朝為近制度尤彪炳可考自建隆後編年之書
謂之日歷即所稱採百司奏對事實為時政紀取
柱下見聞為起居注類次而潤色之為日歷修而
成之為實録以備史官之採擇者是已其紀表志
傳之書謂之正史如真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太
宗兩朝正史為紀六卷志五十五列傳五十九仁
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真宗朝名三朝國史為

紀十卷志六十列傳八十者是已此外又有輯録祖宗宏謨要政分門析類以便御覽裨帝學之書如王曾取三朝聖語政事分政體聽斷謹災省費等類為寶訓三十卷范祖禹撰仁皇訓典六卷自聖孝至愛物凡三百十七條以備邇英進讀與國史實録並行者是已以上三書體裁殊致各有取義乃有國之不可闕者恭惟我朝建立法制事事超越前代而史書獨有列聖實録藏之金匱石室

似只依倣宋世編年日歷之體但可謂之備史未可謂之正史至於大明會典屢修頒布凡六曹政務因革損益之宜雖已該載而廟堂之謨猷册誥臣工之議論文章不與焉但可謂之國家典制百司遵行之書而非史家之體蓋本朝紀表志傳之正史經二百餘年來學士大夫踵襲因循闕畧不講在今日似不可不亟圖者然斯事體固甚大亦非有獨叔特起之難何者國家著書自實録會典

外王版琅函鏤之尚方播在寰寓者焜燿日星未易悉舉其諸朝野各家撰次典故之書高文竑議可備正史採擇者又無慮數十百種臣本膚學見聞寡陋畧以耳目所覩記者言之如實録有聖德之總叙寶訓皆列聖之淵猷此外有御製文集有聖政記有皇明詔制及諸臣所編如大政記昭代典則孤樹裒談憲章録鴻猷録之類參以三朝聖諭録前後北征録天順日録燕對宣召視草宸章

等録更加採輯潔潤即可以為列聖大紀帝系宗譜有玉牒公侯紹封有兵曹底簿封爵考參以吾學編同姓異姓王侯内閣典銓表及列卿表之類更加考訂增益即可以為累朝年表制書如一統志官制大明律例大明集禮洪武禮制明倫大典之類諸司列布者如宗藩軍政條例會計録太倉考漕河圖志海運編太學馬政鹽法志之類四方形勢如廣輿圖九邊圖説星槎勝覽瀛涯勝覽炎

徽紀聞殊域周咨録之類折衷以實録會典所紀載參以衍義補名臣經濟録疏議諸書吾學編中天文地理三禮百官四夷北敵諸考述即可以為國家諸大志實録中有后妃事跡廷臣自三品以上有小傳益以開國靖難功臣録羣志備遺録名臣言行録名臣紀殿閣詞林紀琬琰録文獻備遺之類其諸高逸學節等目更採摭於郡國志即可以為國史之列傳特諸書散佚浩瀚未經裒聚㮣

括茫無統紀是以昭代久虛之典必須聖明在上力為表章整輯然後可以包舉藝文總一流畧勒成鉅編垂著萬世此真千載一時也臣愚伏思本朝得國之正功高千古卜歷之長將綿萬祺聖祖躬造而臨御最久列聖纘紹而謨烈重光以是禮樂規模明備閎遠品式樞機精詳周慎揆天揭日之文煥焉足述銘鍾書帛之賢不可勝載今且二百三十年奎章玉簡傳之萬世者即在册府麟臺

之上未得盡觀遂使聖德鴻猷辭多散見而無統
名賢舊德事或湮墜而不收豈所以昭聖朝之景
鑠宣國美於無疆哉
大學士張居正疏國初設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紀
錄言動實古者左史記言右史紀事之制迨後詳
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紀
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更
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

閣畧

一議分管責成照得史臣之職以紀録起居為重顧宮禁邃嚴流傳少實堂廉遠隔聽覩非真則何以據事直書傳信垂後看得日講官密邇天顏見聞真的又每從閣臣之後出入便殿即有密勿謀議非禁密不可宣露者閣臣皆得告語之合令日講官日輪一員專記注起居兼録聖諭詔勅册文等項及内閣題稿其朝廷政事見於諸司章奏者

另選年深文學素優史官六員專管編纂事分六曹以吏戶禮兵刑工為次每人專管一曹俱常用在館供事不許別求差遣及託故告假等項致妨公務

一議史官侍直謹按禮儀定式凡遇常朝記事官居文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於觀聽即古螭頭載筆之意洪武二十四年定召見臣下儀以修撰編修充侍班官即古隨使入直紀事之意今宜遵照

祖制除陞殿例用史官侍班外凡常朝御皇極門
即輪該日記注起居并史官共四員列於東班各
科給事中之上午朝御會極門列於御座西稍南
專一記注言動凡郊祀耕耤幸學大閱諸典禮亦
令侍班隨從紀録至於不時宣召及大臣秘殿獨
對者恐有機密不必用史官侍班但令入對大臣
自記聖諭奏對始末封送史館詮次其經筵日講
則講官即記注起居亦不必另用侍班

一議纂輯章奏照得時政所寄全在各衙門章奏今除内閣題稿并所藏聖諭詔勅等項該閣臣令兩房官録送史館外其各衙門章奏該科奉有旨意發抄到部即全抄一通送閣轉發史館至於欽天監天文祥異太常寺祭祀日期各令按月開報其抄本不必如題奏揭帖格式但用常行白紙密行揩書不論本數多寡併作一封送入

一議紀録體例照得今次紀録祇以備異日之考

求俟後人之删述所貴詳核不尚文詞宜定著體式凡面奉上諭直書天語聖諭詔勅等項備録本文若諸司奏報一應事理除瑣屑無用文義難通者稍加删削潤色外其餘事有關係不妨盡載原本語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字至於事由顛末日月先後務使明白無致溷淆其間事蹟可垂勸戒者但俱據事直書美惡自見不得别以己意及輕信傳聞妄為褒貶

一議開設館局照得東西十館原係史臣編校之所密邇朝堂紀述為便今合用東館近上四所令史臣分直其中一起居二吏戸三禮兵四刑工除典守謄録人役隨同供事外一應閑雜人等不許擅入其合用紙劄筆墨酒飯等項俱照纂修例給

一議收藏處所照得國史古稱為金匱石室之書蓋欲收藏謹嚴流傳永久今宜稍倣此意月置一小櫃歲置一大櫃俱安放東閣左右房内每月史

官編完草稿裝為七册一册為起居六册為六曹事蹟仍於册面記年月史官姓名送内閣驗訖即投入小櫃用文淵閣印封鎖歲終内閣同各史官開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用印封鎖如前永不開視

一議謄録掌管照得史館紀録所用謄録典守官吏見今纂修實録即可通融選用合將各館謄録官選取勤謹善書者二員專謄秘密文字行吏部

選撥善書貼寫辦事吏十二名專寫各衙門章牘撥當該吏四名專管文册及朝夕啓閉館常川供事滿日各照常送部撥補不給恩典

一議補修記注伏覩聖明踐阼之始即召見輔臣於平臺二年之春召見計吏廉能卓異者面賜奬諭邇者以吏兵二部奏除文武職官又親臨選銓皆古帝王之盛節三年之間鴻猷善政不可縷數兹者曠典復修亦合將二年以前事蹟追書謹録

用傳萬世擬各官除每月照前供事外兼將二年以前起居初政亦照月分曹以次纂録其詔勅等項内閣查付各衙門章奏行六科照月類抄一册送内閣轉發

焦太史竑修史四事

一本紀之當議國朝實録代修如建文景泰二朝少者四年多者七八年向無專記景帝位號雖經題復而實録附載未為是正夫勝國之君人必為

紀以其臨御一時猶難泯没所謂國可滅史不可
滅也況在本朝乃使之孫蒙祖號弟襲兄年名實
相違傳信何據此所當創為者一也德懿熙仁四
祖本朝發祥之始列於高廟本紀之首如漢高之
述太公光武之述長沙已無可議至睿宗獻皇帝
似當一遵此例不必另紀蓋位終北面猶人臣之
列事屬追王無編年之體此所當附見者二也或
當分而不必合或當合而不必分蘭臺石室之中

自有定論但須經聖斷乃可遵行

一列傳之當議竊聞舊例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傳夫史以褒貶人倫豈論顯晦若如所聞高門雖跖蹻亦書寒族雖夷齊並詘何以闡明公道昭示來玆謂當貴賤並列不必以位為斷一也世傳吾學編名臣録之類多係有名公卿至權姦誤國之人邪佞欺君之輩未一紀述今循此例使巨惡宵人幸逃斧鉞史稱檮杌義不其然謂當善惡並列

不必以人為斷二也累朝實録稟於總裁苟非其人是非多謬如謂方正學為乞哀于肅愍為迎立褒貶出之胸臆美惡係其愛憎此類實繁難以枚舉至於野史小說尤多不根今歷世既多公論久定宜乘此舉亟為改正三也

一職官之當議國初修書多招四方文學之士不拘一途近日内閣題請實合此意但世道日衰人情不美未得學行之人徒為奔競之地其於纂修

無益有損况今承明著作之廷濟濟多士供事有餘寧須外索中惟星歷樂律河渠三項非專門之人難於透曉宜移文省直訪有精通此學者或召其人或取其書史官就問大加删潤以垂永久此外决當謝絶勿啓倖門至史館兩房中書本供繕寫今始事之日方繙閱遺文蒐討故實下筆之期茫無影響謄録之官安所用之似當暫為停止俟他日脱稿之後經總裁改定方可取用量為資給

不但冗費可裁而亦僥倖少抑

一書籍之當議古之良史多資故典薈萃成書未有無因而作者即今金匱石室之中當備有載籍以稱昭代右文之治臣向從多士之後讀中秘之書見散佚甚多存者無幾即合班馬名流何以籍手考之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初集公府亦上蘭臺史官所修於是為備國初聖祖伐燕屬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典籍

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地里戶口版籍既定燕詔求遺書散民間者永樂初從解縉之請令禮部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合無倣其遺意責成省直提學官加意尋訪見令板行者各印送二部但有藏書故家願以古書獻者官給以直不願者亦抄寫二部一貯翰林院一貯國子監以待纂修誦讀之用即以所得多寡為提學官之殿最書至置立簿籍不時稽查放失如前者罪之

不貸此不但史學有資而於聖世文明之化未必

無補

董其昌薦李惟楨修史疏天啟二年八月初五日

吏部一本奉聖旨董其昌題充纂修官俟泰昌實

録稿成前往南京採輯邸報等冊以備叅訂供用

就彼支給完日回館供事該部知道欽此臣聞命

自天感恩無地於十月前往南京將河南道所藏

邸報摘其未奉旨者一一録出太常寺祠祭司晳

遣僧道助寫僅得十分之三緣事出𣈆見應天府

例無工食而其書充棟就結爲難臣仍歸里大集

書傭給以紙筆雖奉有支給之旨不敢破用官帑

先差中書沈僎亦録七年通共若干張裝爲三百

本但據原本對録以備史官取材徵實無所黜竄

隨蒙欽命翰林院待詔宋啟明中書朱正色守催

實以私家作事子身獨力侵尋歲月不自知其罪

莫逭也但臣有刪繁舉要之義兹四十八年留中

之疏有事因疏而傳言不以人而廢凡關於國本藩封人材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議論精鑿可為後世師者別為選擇倣史贊之例每篇系以筆斷而其他請朝講請祭祀請起遺佚請罷礦税請下章奏請補廢官請蠲內帑昔之所急章滿公車者皇上勵精圖治皆見施行今之謀國尤有進於此者畧存一二而已共四十卷目録一卷别表進呈外抑史之所重者筆削耳善人勸焉惡人懼焉

所係匪細故也每朝纂録於三品以上大臣皆有
小傳寂寥數行袞鉞斯在如世廟實録於郭希顔
胡宗憲唐順之等多有貶詞未協輿論夫正史所
書不公則私史之所記益雜何以起信於萬世哉
計四十八年之中大臣當立傳者何止百數雖三
長之史詞苑如林然生既後時莫詳本末竊見南
京太常寺卿李維楨出入四朝囊括百代且與諸
臣同朝同世習見習聞若就陪京之日歷抒腹笥

之春秋其文直其事核非大典之光哉臣又聞司馬光纂資治通鑑受詔得自徵辟故劉恕范祖禹為之佐前後十九年其書始成成祖朝纂修性理大全所聘名流百餘人不以為濫况茲實録比於通鑑性理孰重孰輕而神祖作養之史材皇上掄簡之髦士頗多逸於事外刻印銷印聖人無我賜環賜玦又何成心臣一念朴忠所日幾幾望之者也至臣五技已窮二豎相廹中道乞骸情無矯飾

乞勅下吏部允其休致自此與含哺鼓腹之民戴

堯天而永永矣

倪元璐薦黄道周疏奏為學行第一詞臣宜留史

局徼臣自揣不如懇恩換職以全器使事臣聞常

才易得奇士難求故席前宣室有吾久不見之言

賦奏上林興安得同時之歎彼皆中主有此勤拳

況以陛下理學文明首出千古龍雲道合適有其

人而坐使淹沈實可惋惜伏見原任右春坊右中

允令聽降黄道周學行雙至今代所稀覯其嫉俗多忤至清絶塵禁近十年日益貧寂瓶鮮儲粟厨或無煙此皆中朝所共知信執母之喪廬墓摧毁里衆見者並云曾閔復生其學原本六經博極羣史旁串百氏澤於仁義所為文詞宏深奇典上凌數代西漢而後莫有其儔然又精洞時宜務為經世有用之學自天文歷算禮樂名法邊籌財賦往代今朝典常興革出其胸中悉有成謀陛下試以

清讌之暇召見文華或給筆札使條所蓄自可倚馬萬言坐躋董賈如道周者誠天下奇才天為陛下生此一人使之仰佐天章黼黻一代不可謂之偶然也在今一時聞臣此說者或以為疑所謂世人貴耳賤目若道周死後數十年天下之推之必有甚於臣言者臣雖愚悖豈敢以身觸雷霆過情奬物即陛下釋之不誅臣亦懼為後世所非笑所以推舉本繇至誠耳道周前因疏救舊輔錢龍錫

忤旨降謫未幾而其言卒行是則陛下之知道周久矣當道周抗疏之時同輩聞之並為危慄而道周以為惟聖主可與忠言侃然進説此誠至難臣謂陛下今日用人惟當取其伉直有氣者今人多畏禍重其身家又聞者中使銜憲四出動以威倨上官之體加於庶司臣懼海内士大夫之氣必化為繞柔陛下又可不式怒蛙重摧折之乎然自道周既獲罪而一時論者遂有摘其試録議及科場

以其經史為子書以其精詳為孟浪此可歎也又臣仰窺陛下勞於求賢睿懷孜急曰安得不貪財不愛官不徇情面實心任事之臣而用之然以臣所知道周而外又有如原任順天府尹劉宗周清恬鯁介正類道周而宗周居尹釐之職盡力尹釐道周守文史之官致精文史以此二臣仰符側席猶圭璋之合而今宗周既以骪骳投閑道周亦以蹇諤承貶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如此安

望天下有為陛下奮其忠能者乎此皆諸臣之過非昧則忮不以告陛下耳臣聞制世之道非有他端其上用必當材使必稱器其下愚者遜智拙者推能則天下自治臣自量庸劣遠遜道周從道周蒙譴以來臣内愧氣失因其有科場事未結縮默至今頃經部覆奉旨是臣披胸見心之日矣誠以臣在詞垣有如凫鴈若道周者使之大承顧問小效編摩必有補益度越時賢陛下幸聽臣言還道

周原官而出臣於外承道周所應降官級此猶棄

珷玞得良玉也昔孔璋請為李邕代死柳宗元以

劉禹錫母老願以柳易播今道周所遭不至死徙

而其才又遠過李劉即臣自處亦實羞出孔璋宗

元之下且臣自為聖朝用人及史局需材之計非

為道周惟聖明垂察

庶吉士

洪武六年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館禁

中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河南解額内
選張唯等四人山東選王璉等五人并各省共一
十七名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
編修命入堂中讀書詔儒臣宋濂桂彦良等分教
之
永樂三年正月上命學士解縉等於新進士中選
材質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學至是縉等選修撰
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

器王英王真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
敬宗沈升洪順章材余學夔羅敬汝盧翰湯流李
時勉段民倪維哲袁天禄呉紳楊勉二十八人入
見上諭勉之曰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
所萃爾各食其禄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得於
已庶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怠惰以負朕期待
之意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有
志之士也命增忱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月給筆

墨紙光禄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之

宣德五年命楊士奇等曰新進士多年少其間豈無有志於古人者朕欲循皇祖時例選擇俊秀十數人就翰林教育之俾進學勵行工文章以備他日之用卿等可察其人選文詞之優者以聞於是士奇等選薩琦逯端葉錫陳璣林補王振許南傑江淵八人以聞上命行在吏部俱改為庶吉士送

翰林進學給酒饌房舍月賜燈油鈔悉如永樂之例復命兵部各與皂隸上又顧士奇等曰後生進學必得前輩老成開導之卿等日侍左右無餘閒其令學士王直為之師常提督教訓所作文字亦為開發改竄卿等或一兩月或三月一考閱使有進益如一二年怠惰無成則黜

弘治六年准奏每科一選不拘地方不限年歲待進士分撥辦事之後行令有志學古者各錄其平

日所作古文十五篇以上限一個月裡投送禮部

禮部閱試訖編號分送翰林院考訂文理可取者

按號行吏部該司仍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名封送

内閣照例於東閣前出題試之每科取選不過二

十人留不過三五人

嘉靖八年已丑大學士楊一清題請教庶吉士官

帝曰改選庶吉士命官教習乃太祖之制在當時

固為盡善邇年以來祇為大臣市恩無益於國此

後不必選留一體除用中外諸臣果有學行卓異
者吏部訪奏入翰林以備擢用方獻夫上言館閣
乃儲材之地賢相名臣多出其間邇年以來選留
不能盡公所教或非其道樹恩立黨於國無益誠
如聖諭所云者吏部訪收信得其要編修檢討於
主事御史給事中評事中書行人博士助教推官
知縣學官進士内訪補講讀修撰於郎中員外都
左右給事寺正寺副太僕光禄丞同知知州通判

內訪補其學士諭德庶子贊善洗馬等官亦論資
序遷庶事體畫一經久可行帝從之
崇禎四年辛未考館後因內閣票擬疏中有何況
二字誤以為人名票出上摘而詰讓之遂有翰林
內外兼用之旨甲戌丁丑皆不選館以俸深候考
知推選授編檢等官至庚辰廷試召對親拔趙玉
森等授以檢討命蔣德璟王錫衮教習之
崇禎癸未十一月十五日召輔臣陳演蔣德璟魏

藻德來德政殿先是集九卿科道於文華殿令舉堪任户兵二部官是日出各臣薦單欲用何楷為兵部堂上官及襄城伯密奏欲鄭芝龍捐餉等事畢陳演奏今日閲考館試卷業奉明旨矣公矢慎臣等會同吏禮二部在東閣設立高皇帝牌位同誓如有私徇天誅地滅上黙然者久之曰須選得文行兼優的方好演對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上曰正是演奏今次俱經各九卿翰林科道開送必有

學行的方敢開來今既糊名只憑文取進上曰也

有私記德璟奏既糊名實無從知上曰即知亦何

妨魏藻德奏前工部尚書范景文有疏奉旨兩畿

並重今考廣西只二人雲貴亦只二人如照壬戌

例則廣西一名雲貴一名似太濫或照工臣奏添

北直一名璟奏且看廣西雲貴卷如何如不佳即

以一名增北直上曰然是科北直與南直俱四人

大學士徐溥疏云庶吉士之選自永樂二年以來

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或合三科同選初無定限每科選用或内閣自選或禮部選送或會吏部同選或限年歲或拘地方或採譽望或就廷試卷中查取或別出題考試亦無定制自古帝王皆以文章關乎氣運而儲才於館閣以教養之本朝所以儲養之者自及第進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凡華國之文與輔世之佐咸有賴於斯然而或選或否則有才者未必皆選而所選者

又未必皆才若更拘於地方年歲則是已成之才或棄而不用而所教者又未必皆有成請自今以後立為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待新進士分撥各衙門辦事之後俾其中有志學古者各録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論策詩賦序記之類限十五篇以上於一月之内赴禮部呈獻禮部閲試訖編號封送翰林考試其中詞藻文理有可取者按號行取本部仍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封姓名印送照例於

東閣前出題考試其所試之卷與取投之文相稱即收以預選若其詞意鈎棘而詭僻者不在取列中間有年二十五以下果有過人資質雖無宿搆文字能於此一月之間有新作五篇以上亦許投試若果筆路頗通其學可進亦在備選之數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如此則所選者多是已成之才有所論撰便堪供事將來成就必有足賴者如是則預

列者無徇私之弊不預者息造言之謗臣等皆出自此途引進後賢儲之館閣以報國厚恩乃其職也

萬歷中管志道疏二祖始選庶吉士皆令肄業文淵閣讀中秘書常親視校試驗其進修務在通達國體薫陶德性以儲異日之用自正統以後掄選多非出自聖意而從閣臣議請舉行亦不得讀中秘書而以唐詩正聲文章正宗為日課不知將來

所以備顧問贊機密者果用此糟粕否乎事固有
以祖宗宏深之美意而翻成末流偏重之敝習者
此舉是也臣謂自今以後如復選庶吉士則當求
二祖作養之初意若止如今日之所教所習則莫
若停止此途一二十年翰林員缺亦如先朝將各
衙門之有器識者對品改入假以歲月明習典章
何患侍經筵典制誥及纂修校士之乏人哉嘉靖
中曾曠十餘年弗選聖慮良遠且今以偏重而暫

止後以特旨而復開猶善法祖宗鼓舞豪傑之便計也

崇禎初給事中瞿式耜疏竊聞昔賢云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禄以自明天子之置三公蓋法上天之三光也臣嘗稽古之三公論道而不與政漢之三公治事而不論道惟我朝之設閣臣既論道而又與政入則論思啟沃闕君德之汚隆出則定事決疑首百官之善敗任莫重焉然臣見

近日政府立身非禮公論共排譏刺滿身顏甲以
出橫口潑詈等於市徒竊嘆官至揆席豈復更有
加之者縱不為一身名節惜獨不為官常愛大體
乎反覆尋繹其故蓋由發軔之途不清樹藝之種
不慎也臣考國初宰相不專拔於翰林累朝相沿
途徑猶寬至世廟以來則枚卜之舉大抵俱屬翰
林矣是庶常之官即他日平章軍國之人今日即
慎選行修言道之士尤恐他年晚節未愜初盟豈

有始進之時先叢物議而異日立朝能為國家樹光明俊偉之業者臣初入班行即聞長安自殿試之後其介然不茍之士誠不乏人而一種躁競之夫日夜講求謀所以必得館選之法鑽求百出敗檢難言或機關預設妄希張鷟之青錢或根柢先容冀受和凝之衣鉢及排人益已無風作波伏影射於含沙利相持於鷸蚌甚有以心期共許之友祗以眉睫之得失顯作猜疑陰相傾軋世風如此

良可感嘆孔子曰尊賢則不惑敬大臣則不眩以翰林而漸臻講讀師傅不可謂不尊矣以翰林而馴至宅揆亮釆不可謂不敬矣夫豈已惑未清而能清紫宸之惑已眩已甚而能定國是之眩者乎以是人而當是非溷淆之日必將佐非亂是主持之擔誰肩以是人而當陰陽相戰之時必將扶陰抑陽燮理之能誰寄凡諂臣媚子之態翻出於禮宗而稱功頌德之詞遞見於元老皆此患得患失

之人貽之也且今之時何時也聖人出御天地清寧值龍飛之首科尤萬方之瞻仰豈可不蕩一時之陋習端始進之臣心臣謂今年館選宜照殿試法皇上臨軒而試之令考試諸臣即於御前定其去取正額之外多備副卷以聽聖裁其彀外諸卷亦當盡數函呈間有遺珠不妨特拔凡若此者所以抑躁進之人知此番之試無晝然必得之法又所以來高潔之士使知聖天子之雅意求賢當振

筆一吐胸中之奇不必拂衣遠引避館試如浼也其試士之題臣愚謂宜做古制考以今日吏治民生經邦强國之策不必盡依舊例以風雲月露之詞費精神於無用也濟濟多士豈無有董仲舒賈誼之流以應皇上眷求者乎臣考洪武癸丑命翰林張唯等入禁中文華肆業詔宋濂為之師高皇帝聽政之暇輙取其文親評優劣可見選俊儲才簡自帝心聖祖已有行之者矣又古者左史記言

右史記動凡以天子一時言動即萬世法程慮或
湮遺故以史臣必專其事凡天子召見羣臣商議
時政則史臣必隨之今皇上再舉召對海宇欣瞻
而臣等侍從之臣反有未能詳知者雖閣部大臣
於陳謝疏中徵有條叙亦似約畧言之伏乞今後
凡遇召對即令史臣二人簪筆入侍記注詳核隨
於次日具疏奏呈一面發抄一面宣付史館庶四
海快若親承而萬世埀為永憲并望俞詔施行

大學士徐階示新庶吉士條約

一君子之道必本諸身今朝廷作養諸士固將責以治平之業使非卓然以古聖賢為師修身以立其本他日何由措諸政事光佐治平故諸士宜致力於此辨義利審好惡使此心純乎天理之公庶幾他日事業有可觀者

一文章貴於經世若不能經世縱有奇作已不足稱況近來浮誕鄙庸之辭乎故諸士宜講習四書

六經以明義理專觀史傳評隲古今以識時務而讀文章正宗唐音李杜詩以法其體制並聽館師日逐授書稽考庶所學為有用其晉唐法帖亦須日臨一二副以習字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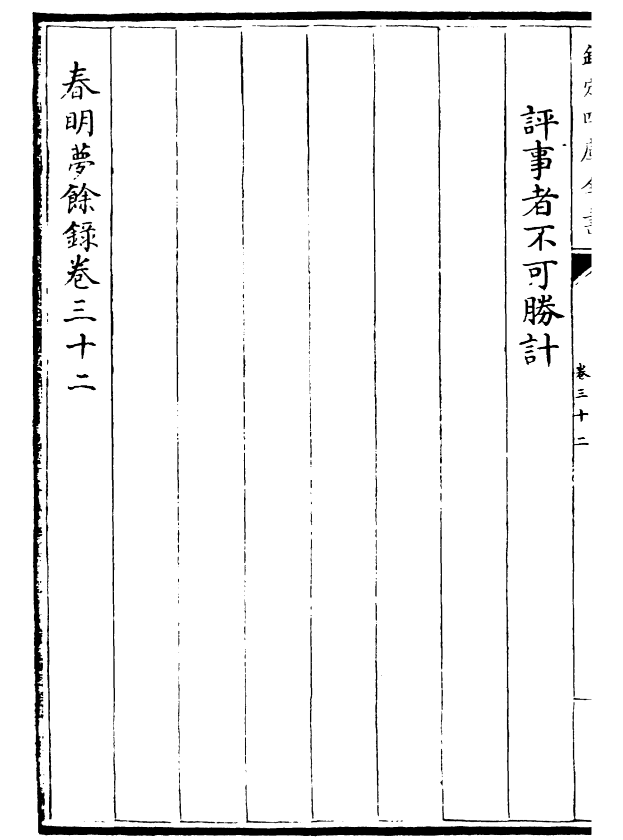
一每月館師出題六道内文三篇詩三首月終呈稿斤正不許過期初二日十六日仍各赴内閣考試一次

一入館之後各宜謝絶人事專心學問以求進益

附記

學士李東陽程敏政教庶吉士至院閲㑹簿悉註病假而去乃賦一絶云回廊寂寂鎻齋居白日都消病歴餘竊食大官無寸補瀛洲亭上勘醫書

館選散授不拘内外如永樂乙未沈暘知縣戊戌莫珪孔友諒知縣宣德癸丑傅綱知縣正德甲戌王邦瑞知州嘉靖丙戌李元陽王格張鐸連鑛知縣己丑孫光輝推官楊祐安如山知州其為行人



評事者不可勝計

春明夢餘錄卷三十二

春明夢餘録卷三十三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詹事府

詹事府在皇城東玉河岸上初設東宫官屬有同知詹事院事副詹事左右詹事詹事丞左右率府使副使同知左右率府事諭德贊善文學中舍正字侍正洗馬庶子等官皆以勲舊大臣兼之不别設已又改贊善為贊善大夫設贊讀洪武十年置通事司設司令司丞尋革

十四年設左右司直郎十五年置左右春坊設大學士
又置司經局設洗馬校書正字二十二年以各衙門無
所統屬始置詹事院二十三年設校書二十五年改院
為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皆列署府中府設詹事一員少
詹事二員府丞一員主簿一員録事二員左右春坊設
大學士各一員左右庶子各一員左右諭德各一員左
右中允各二員左右贊善各二員左右司直郎各二員
司經局設洗馬二員校書二員正字二員二十九年添

設春坊左右清紀郎各一員左右司諫各一員通事舍人二員皆以侍從輔導東宮為職左右春坊則專典東宮上奏請下啓箋講讀之事司直郎掌彈劾糾舉清紀郎佐之司諫掌箴誨鑒戒之事以拾遺補過洗馬掌收貯經史子集刋輯圖書立正本副本貯本以備進鑒校書正字掌繕寫裝潢並詮其訛謬調其音切以助洗馬主簿管勾會文移檢稽脫失録事佐之通事舍人典東宮朝參謁辭見之禮與承令勞問之事而皆統之於本

府

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名四方名儒教皇太子諸王皇太子居文華堂諸儒專經面授分番進直迭班侍從上時時賜宴賦詩商畧古今細繹文學其時東宮官皆勲舊大臣兼領不別置後始設詹事院已更名府設左右春坊司經局皆別署而詹事府總馬已令春坊翰林院日二人進講尚書春秋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諸

書纂述終始大義為講章呈上覽已赴文華殿為
皇太子陳說太子三師三少詹事府鴻臚寺官各
一人侍召則同入有留身獨進者給事中司直清
紀即劾而上日所處分府部軍國諸大務及撫諭
四夷恩禮坊局官日陳說於東宮已又選秀才張
宗濬等隨官僚分直文華殿侍讀畢進說民間利
害田里稼穡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賢諸故事尋
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充東宮官東宮官如庶

子而上初制大臣兼領修撰黎淳等九年考滿值

英宗實録進呈以纂脩俱陞庶子諭德等官淳上

言舊制無專領者乞以大臣兼之臣等仍翰林之

職不許

明初因元人之制自太師至賓客皆無所關掌而

詹事以下至於坊局始實為宮臣然洪武元年丞

相善長達平章遇春帶少師少傅少保右都督馮

勝帶詹事平章廖永忠趙鏞帶副詹事都督康茂

才等帶左右率府使副御史大夫湯和鄧愈帶左
右諭德中丞劉基章溢帶贊善大夫善長基溢理
省臺幾事煩日不暇給而達遇春等諸大將帥征
討之不遑然則以虛名被之而已所日授經者宋
濂輩耳洪武二十二年公馮勝傅友德領太師藍
玉李景隆領太傅常昇侯孫恪領太保而尚書詹
徽兼少保尚書楊靖領賓客亦不聞有關掌永樂
初以公李景隆丘福領太師朱能領太傅尚書蹇

義金忠侍郎墨麟領少詹事而學士解縉等七人皆兼坊學士庶子諭德中允等官顧獨僧姚廣孝專為太子少師會上狩北京廣孝與義忠麟留輔太子學士楊士奇亦以諭德輟閣務輔太子而自是以後三師至賓客乃為虛銜

按宮僚自昔甚重唐馬周以位高恨不能為司議郎至後則太輕故元稹曰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聵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

至於左諭贊議之徒踈冗散賤之甚者縉紳恥之近制宮寮之外往往以沈滯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可見其輕矣至宋時凡初改官者即得太子中允則其輕可見明制一作宮寮便比清卿其榮極矣夫此何官可以不尊崇此亦今勝於古也然明初必博選於諸寮而自穆宗以來祇為翰林循級之資則名雖重而實輕矣至於師傅之官古人所重故有寧加太尉而不加太傅者後則總戎

緹帥皆得為之雖無與於職業而使天子儲君人
得而師保之亦一大辱也
王鏊儲教論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名公為太保周
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傅其德義
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曰少
傅曰少師與太子宴遊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悌
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所以與居處出入者也
逐去邪人不得見惡行故太子生見正事聞正言

行正道前後左右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國家之東宫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况祁寒暑雨學皆間歇間歇之日所與宴遊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為太子亦且未同於君今也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又况為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

也昔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此所以學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與人同如此下至漢唐此意泯矣然明帝受尚書於桓榮及為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唐劉洎岑文

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談論治道李泌與肅宗為布衣交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詳論文學無虛日仁宗於潛邸臣嘗伏覩其教令長至宴勞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有從學詩學表至有以暗逐明之喻則本朝之初亦嘗如古制也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名

為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畧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宫僚日侍左右從容誦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起居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戲隨事諫止宫僚有失從三師糾正之甚者斥逐邪人不使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長久者用此道也

霍韜東宫聖學疏臣等伏蒙聖恩擢補東宫官僚

恩命下臨無任感激古人蒙一飯之惠猶思報効
聖上獨擢臣等隆以清秩委以重任豈直一飯之
德比也臣等所由萬倍感激圖報無涯也仰惟皇
太子今未出閣臣僚未得供職未得陳説文辭圖
以涵養睿資預備聖功之基惟曰聞正言見正事
習正道久而黙化習與成性而已矣臣等又聞古
昔聖學圖史箴誡日陳於前於以維持身心無不
備具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朝夕飫聞善言日進則

德曰崇謗言曰聞則過曰寡帝王樂求謗言善言

圖以優進聖域也臣等切取古意繪為聖功圖一

十三幅裝為一册獻上東宮殿下其一曰文王世

子問安次曰文王世子視膳願皇太子大孝師文

王也次三曰文王世子齒讓願皇太子默契古聖

王謙德也次四曰漢儒桓榮授經見東漢存古風

去隆代未遠也次五曰神堯茅茨土階願皇太子

知我祖宗皇帝聖德上符神堯次六曰大禹菲飲

食惡衣服願皇太子敦倫重儉也次七曰大禹卑
宮室力溝洫願皇太子知聖主啬身勤民也次八
曰周王稼穡艱難乃知小民之依不恣逸欲所以
祈天永命也次九曰周室后妃蠶織願皇太子知
帝王家法也后妃知蠶織之勤乃知綺繡難得不
敢侈也次十曰宫中隙地種蔬願皇太子知我聖
祖盛德同符堯禹乃萬世太平之丕基也十一曰
西苑耕稼願皇太子知我聖上恤民稼穡艱難同

符成周上契虞舜也十二曰西苑蠶桑願皇太子知我聖上家法即成周家法關雎麟趾之風也十三曰商家高宗訪道願皇太子知聖王務學勤誠賢臣語學諄切莫盛於高宗傅說萬世準極也是圖次先後微意也伏願皇上少垂聖覽如謂臣等所繪圖冊或有少裨東宮作聖之資勅下内侍謹愿人員將臣等所繪圖冊時進皇太子觀玩未用講解文義且觀圖象得意悟契自深愈於講說之

煩也臣等據事直辭無所忌諱雖未及古人拾遺
補過之盛節亦庶幾言無僞飾欲皇太子預養納
言之量無俾古人樹誹謗木者專美於前也又圖
象惟繪大意於古人之服器制度俱未精考神堯
大禹文王傅說及漢明帝桓榮或冕裳或便服惟
擬聖賢圖象繪寫大略未敢謂肖真也至於字畫
惟儒士劳良相陳鈿按舊册謄雖有差訛不敢洗
補臣等演說誤謬亦由學識膚淺所致臣等謹陳

罪狀伏乞聖明察臣等感激圖報之愚亮臣等獻芹之悃恕臣等謬誤之故宥臣等不識忌諱之戮特賜内侍人員時進東宫睿覽

楊廷麟薦代東宫講讀疏臣蒙恩旨以充東宫講讀官臣惟青宫妙選儒者至榮臣得與供事竭此愚誠實出萬幸既退而思之皇上聰明天授慎擇端良其為慮深且遠庶幾必得清剛讜直博學多聞之士以充斯選而臣碌碌材質疎淺捫躬自慙

且以臣所知伏見司經局掌局事左春坊右諭德
兼翰林院侍讀臣黃道周學術貞醇品行端潔在
皇上已鑒其清望即賢者久敬為人宗愛國之忠
出於誠懇自其始仕迨今十有六年守身樂貧書
史之外室無長物又博覽羣書究心經務古今諸
大典故靡不推研體察洞貫本末方之古人真德
秀胡安國之儔也使得與講讀之列必有正言正
事之效以臣方之萬不逮一臣不揣冒陳乞皇上

察臣至愚准臣辭免願以臣所任别簡道周必能
進仁義陳堯舜以無負皇上慎選至意即道周受
之天下以為不媿臣思審力推能人臣之義偽讓
市名臣必不敢深念元良天下根本而正人世所
難得如臣下劣濫與清班徒使大儒未獲實用名
實之際臣實媿心儻蒙恩聽臣所請宫寀得賢良
之效儌臣免匱望之譏實臣大願臣質辭讓能義
在為國非為道周也臣又考祖宗朝有洗馬司直

司諫清紀等官所以隆副貳之儀廣正直之助也
皇太子端居震宮歷有歲年謂宜禮取備員以敬
曠典義資箴誦功裨高深四方聞之後世法之幸
祖敬德於古有光伏乞聖明留察勅部臣酌議别
選充員萬年有道之長爲益不小臣凡有勞勩義
不卹私自審材分宜讓名賢區區之愚仰冀聖明
省擇
崇禎丁丑秋皇太子出閣講讀預題侍班四人禮

書姜逢元詹事姚明恭少詹王鐸屈可伸講讀六人禮侍方逢年宮諭項煜脩撰劉理順編修吳偉業楊廷麟林增志校書二人編脩胡守恒楊士聰越數日項煜楊廷麟各上疏讓黃道周奉旨實圖供職不得矯讓於是閣臣張至發上揭極言之畧云公議推舉時於至聖先師之前齋心對越每人各出一名單擇其公同商確者入告彼時亦曾言及道周清品但意見不無少偏如近日三罪四恥

七不如疏中有不如鄭鄤等夫蔑倫杖母明旨煌
煌鄤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可為元良輔道乎文
皇帝特簡王讓侍皇太子讀書謂侍臣曰孝者百
行之原朕聞讓孝於親故擢用之今煜等謂賢如
道周猶然格外煜有何德堪在選中是博讓賢之
名而使臣等冒蔽賢之愆臣等所不任受也於是
刑科給事中馮元飈出疏駁之曰臣聞聖王之世
公卿能讓其下皆讓是以風俗醇美冠攘不作四

夷賔服神聽和平傳曰讓者德之本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斯道不明至於邇日大臣以訟受服小人則而傚之奮臂相先不奪不止雖仗聖明屢申奬抑辭榮崇讓人情所難日者皇上敦重元良盛典肇舉而東宫講讀官楊廷麟等疏請推良自代及於坊臣黄道周夫道周者嫉惡已甚至清無徒環召以來閉户却掃一時之人非不重之敬之特以道周數忤執政引嫌畏足罕至其門二臣

獨篤信舉知退然自下即使其言不必用自足砥

礪末俗增輝盛典為皇上股肱輔弼之臣者謂宜

深相嘉嘆風勸百僚而伏讀閣臣張至發等慎選

心矢至公一疏若大不快於言者而併遷怒於道

周則何也道周之賢閣臣固已言之矣事親至孝

天下所知直諒多聞身無遺行所不足者惟以賦

性高介不能隨時俛仰得當事大臣歡心耳閣臣

何心執之如讐一至於此若以其言之為罪則皇

上業已起田間還其清秩數四囬奏皆荷優容天下萬世方頌為主聖臣直一大盛事而閣臣乃反借此以怒道周嗟乎道周忠足以動聖主之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臣恐天下萬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夫官僚濟濟豈盡講讀道周即不與選而閣臣所選者亦既有項煜楊廷麟其人在二臣為閣臣所選而能以讓賢自異不肯苟悅於閣臣自臣而觀選者亦可以無愧臣所惜者皇上方欲懲

貪而有一清者大臣又指以為偏皇上方欲抑競而有一讓者大臣又指以為矯以人事君之效將安望乎臣素恥雷同復羞搏擊但以公道所在自比他山伏望皇上特勅閣臣滌慮蠲私一更往轍以清讓為必可法以偏矯為必可取師濟之隆猶可立追也疏上不報元飈求去上留之

附記

黄少詹道周名對紀崇禎戊寅五月詹事府少詹

事黃道周具二疏其一疏言方一藻撫賞事與諳

達不同其一疏言不必起復陳新甲為宣大總督

如無人肯任已願為之二疏繕錄既成使班役赴

會極門投進班役以黃方在杖卜不欲其上疏乃

駕言會極門内監需索銀八兩以窘之黃不能應

未幾楊嗣昌入閣黃復具一疏言楊嗣昌不當奪

情入閣繕完又付班役班役見杖卜之事已畢遂

將二疏並投之至七月初五日上名閣臣來平臺

又召五府六部協理都通大錦衣衛堂上官吏科等科河南道等道掌印官協理詹事府少詹事黄道周來平臺召對閣臣楊嗣昌以人言未至中使遞趣始到日午宣入上常服坐門内輔臣薛國觀劉宇亮傳冠及新輔臣楊嗣昌程國祥方逢年蔡國用范復粹各次第面恩訖黄道周奏臣註籍未見朝蒙宣召不敢不進上曰知道了上名吏部尚書商周祚侍郎董羽宸及户部署部事右侍郎許

世盡兵部輔臣楊嗣昌刑部尚書劉之鳳侍郎王
命璿等各以該部職掌再四申飭訖上召黄道周
道周跪上曰朕幼而失學長而無聞時從經筵啟
沃中畧知一二凡聖賢千言萬語不過天理人欲
兩端耳無所為而為之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之
謂之人欲多一分人欲便損一分天理天理人欲
不容並立你三疏不先不後却在不點用之時可
謂無所為乎道周奏曰聖學淵微非臣所及若論

天人只是義利分別為利者以功名爵祿私之於
己事事專為己之私此是人欲為義者以天下國
家為心事事在天下國家上做便是天理臣三疏
皆是為天下國家綱常名教不曾為一己之功名
爵祿所以自信其初無所為上曰前月二十八日
准陳新甲何能當日成疏道周奏曰先時要推不
拘守制者已知是新甲又嗣昌先薦他所以當日
草疏要上至末時已晚所以不上上曰三疏皆後

時始上何為扼於時道周曰初欲上疏時因同鄉御史林蘭友科臣何楷有疏恐涉嫌疑上曰如今就没嫌疑麽道周曰臣所奏關天下綱常邊方大計如今不言若後時言之又怕無及所以不得不上前日言路若有言者則臣可以不言臣之有言臣不得已也上曰近來言路大開不拘何人言的當都是聽的原無避諱何為先時不言至簡用之後方言道周曰先時既不可言至簡用後不得不

言今日不言再無言之日且如高官厚禄誰則不樂臣緘默數時亦可叨冒升斗為先人誥命後人恩廕臣何苦捨自己之功名為他人之話柄臣所惜者千古之綱常名教臣何私之有涉上曰清原是美德但不可揚詡我太祖祖訓曰俗儒是古非今奸吏舞文弄法是此等人又曰且就清字言如伯夷是聖人之清若小廉曲謹不受餽遺止叫做廉不叫清道周奏陳文子大節不可觀夫子說他

清夷齊大節可觀夫子所以說他是任上曰你說多有牽扯如前云子思子一生以誠明為本此句是了又云誠出於清仁出於誠不又隔了一層道周曰人有欲則不誠此誠字都從清來不清安得誠有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此即誠生仁之說凡孝弟最篤實所以為仁之本有孝弟之人纔能經理天下發生萬物如不孝不弟的人無有根本如何生得枝葉故說至誠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立天下之大本如無根本那有枝葉又奏云譬如
綱常名教禮義廉恥皆是根本上事若無此根本
豈做得事業也奏未畢楊嗣昌跪奏綱常二字不
敢不剖明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君臣述在父子之
首古之君臣是列國之君臣去此適彼故有辟色
辟言之義今之君臣乃一統之君臣為臣子者無
所逃於天地之間即臣父母皆受君恩而無所逃
臣又逃於何所先朝楊榮蹇義侍祖宗三四十年

無一日敢離左右故有奪情之舉天下咸亮之後來臣屢進屢退無侍上三四十年之事所以人不能亮且如成祖奪楊榮蹇義之情而竄給事中丁鈺世宗奪楊溥之情而罷廖昌臣入京聞黃道周品行學術為人所宗意其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終制而去不謂其疏上自謂不如鄭鄤臣始嘆息絶望上曰朕正要問他此事嗣昌奏人言禽獸知母而不知父今鄭鄤杖母禽獸不如道周又不

如彼還講甚麼綱常道周奏大臣聞言應當退避使人得畢其言漢唐以來故事諫官論執政者出聽諫官對仗讀彈文臣雖非言官未有大臣跪在上前爭辯不容臣盡言者上曰你說了多時候輔臣纔奏嗣昌奏臣為綱常名教不容不剖陳上曰卿才猷敏練原為時事多艱屢旨敦趣誠非得已這疏也不為奪情古時人情多無所為近日人情各有所為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人邪說别是

一般今人邪說直附於聖經賢傳之中關係世道人心更大道周奏臣生平恥言人過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今日在上前與嗣昌角口亦非體臣知為天下後世留此綱常名教天理人心而已上曰對君有體這本前邊引綱常後邊全是肆口潑罵道周曰何敢潑罵魏徵云臣願為良臣毋為忠臣疏中只有兩句說公子開方不省其親管仲比之猳狗李定不持繼母服宋時比之人梟此兩句

是臣過激幸遇明主纔敢直言上曰直言豈是激罵道周曰人臣進言甚難管子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所言綱常名教者朝廷之綱常名教禮義廉恥者朝廷之禮義廉恥假如臣為一己之私只用緘默自取富貴何苦與他爭辯上曰你無端汚詆大臣又以大題目來說他不得不辯總是別有所為道周曰宋臣司馬光有言臣若有專司則有所不言如為論思則無不可言者臣為侍從論思之

臣與嗣昌比肩事主比不得詆毀大臣臣自少讀書於今五十年無一言一事不可對於君親告於妻子臣二十年躬耕手足胼胝四十喪親負土成墳誠不忍見有奪情之事上曰既如此說又不如鄭鄤是怎麼說道周曰匡章棄於通國孟子不失禮貌孔子自云辭命吾不如宰予臣謂文章不如鄭鄤上曰章子是不得于父豈鄭鄤杖母之比你說不如鄭鄤是明比道周曰衆惡必察未可因一

人之言使主上不知是非之實上曰陳新甲先作兵道詰練軍情用之巡撫不幸有人倫之變不得不遣歸今日內外交訌不得不用他你說他走邪徑難道楊嗣昌一薦就是邪徑道周曰臣不識陳新甲但人心正則行皆正心邪則行皆邪且奪情一事在司馬堂猶可在內閣則不可使嗣昌一人為之猶可又呼羣引類使成奪情世界則不可臣不得不言臣今日不言使後有言者亦是臣今日

之耻上曰如今的人有所為就在綱常名教道周曰自是陛下之綱常名教豈臣一人之私上曰朕正要再問你鄭鄤五倫盡絶昨日許曦等說他罪狀甚明不如雜職到有公論大小臣工到無公論這也可恥道周曰人若為功名富貴只當說鄭鄤不孝不弟依附權臣豈不立致通顯反說不如鄭鄤正是臣無所為宋人惡李玄不丁母憂於孝子徐積賜粟帛以風之臣如要救鄭鄤則叅楊嗣昌

非所以救鄭鄤也上默然道周曰方今獨立敢言
之人少讒諂面諛之人多臣不得不言上曰我先
師孔子攝行相事誅少正卯正卯當時亦稱聞人
五罪有一不免孔子之誅今人多類於此道周曰
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正所以夫子誅之臣平
生孝友居心不敢不正毫不敢有私讀夫子書惟
求不得罪於夫子上曰前以爾偏執稍示裁抑後
聞操守隨復賜環即前日那樣暑天勞頓之餘仍

成一篇文字雖不切題才亦可用還要用你不圖這様偏矯恣肆本當拿問念係講官姑着起去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你都是虛話一生學問止學得這佞口道周曰臣還將忠佞二字奏明夫人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的為佞豈讒諂面諛的為忠乎夫敢爭是非辯邪正者為佞豈不敢爭是非辯邪正一味容悅者為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

亦不明此從古為政之大戒望皇上體察上曰起
來楊嗣昌曰皇上所諭誠是誅意之法道周亦冒
盛名望求優容上曰這便是優容了上賜瓜果點
心各官謝出復名回聽諭曰今内外交訌天災地
震皆朕不才不能感發諸臣公忠為國之心不智
不能辨是非邪正及不能宣布德化不武未能削
平禍亂凡此皆朕之寡昧即朕之愆尤人心關係
國運世道一等機械存心的專於黨同伐異假公

濟私朝廷纔簡用一大臣百般詆毀若論祖宗之法當如何處看來這賊寇却是易治衣冠之盜甚是難除以後再有這等的立置重典諸臣各宜洗滌肺腸消除意見共修職掌共享太平之福諸臣承旨起時詞臣趙士春劉同升亦上奪情疏下部議覆降三級照舊御札諭閣道周輕處趙劉重處蓋以趙劉二臣上疏在既有諭旨之後故欲重處耳楊嗣昌懼道周復用急募人上疏糸之職方司

郎中王陞新擢太僕寺少卿示其意於鄉試所售
士刑部主事張若麒遂上擁戴不效怨望紛然一
疏云頃者皇上憂軫時艱不憚煩勞名對之後大
布王言諄諄然以正人心息邪説為治天下之大
本原舉黨同伐異之隱情招權納賄之狡術無不
見其肺肝直為道破而闢邪一義尤為千古之聖
帝名賢所未嘗發一時之端人正士所不能言直
如日月當天妖狐莫遁消沮閉藏之態固已堪嘆

堪憐謂大家洗心以副明旨何意諸臣侍衆藐旨
造揑姦言歸過君上而無天無地無父無君一至
此極也以臣所聞數日以來天諭旣頒羣黨籍籍
或擲抄傳之邸報而怒視或引不倫之遠事而詆
議通宵聚衆信口譏排未已也至有謂名對之日
黃道周犯顏批鱗古今未有而皇上為之理屈者
至有謂堅求一死而皇上左顧言他始終無如道
周何者要使古今未有之好話盡出自道周之口

而凡可以歸過君父者無所不至蓋倡之者飾六藝以文姦言務在假託道理以把持朝廷而顯行其呼朋引類之計一聞皇上下項門之針遂大家㖔吽謂老魔之赤幟既拔山魈之穢態難藏嚇騙不靈谿壑無幸遂至潑口横加毫無顧忌夫病之久者不加瞑眩不能立愈迷之甚者不牽猛索不知回頭伏乞皇上始終為世道人心計目今舉國如狂莫之敢指臣何敢畏其兇鋒雷同不言以負

清明疏上黄降六級調外楊嗣昌以知兵調張若

麒為職方

少詹黄道周赦罪記詹事府少詹事黄石齋道周

於崇禎庚午以編修上疏救錢華亭龍錫鐫級再

上疏言事斥為民乙亥以薦起宫允丙子陪推内

閣丁丑六月陞春坊諭德以救鄭鄤為温體仁所

糾十二月升少詹事辭不允戊寅陪推内閣八月

糾楊嗣昌陳新甲奪情降六級調外補江西斷事

庚辰四月江西巡撫解學龍入爲少司馬例有薦
疏列道周名上以其黨並逮問至京二人並拜杖
闕前户部主事葉廷秀疏救廷杖十二月監生凃
仲吉疏救廷杖並道周下詔獄刑部主事吳文𤄃
以問遲杖六十辛巳五月出詔獄俱遣戍道周更
永戍至崇禎十五年壬午八月二十四日上御文
華後殿日講畢召閣臣周延儒等入後殿上手一
本問張溥張采何如人延儒對讀書的好秀才上

曰張溥已死張釆小官科道官如何尚說他好延儒對他頗有胸中書亦會做文章科道官做秀才時見其文章又以其用未竟惜之不然張溥已死說他亦無用上曰亦不免偏延儒對即黃道周皆有些偏只是曾讀書所以人人惜他上默然德璟言前黃道周蒙皇上放他生還他極感聖恩只是永遠充軍家貧子幼還望皇上天恩赦回或量改附近也好上微笑景昉言永遠充軍子孫要世世

承當也極可憐延儒言道周在獄中尚寫許多書
即向前章奏皆係親手寫的德璟言道周寫有孝
經一百本每本有一篇文字各一樣共一百樣多
是感頌聖德景昉言皇上表章孝經所以道周寫
有一百本德璟言項皇上問知樂之人即道周便
知樂甡言道周無不博通不止知樂且其清苦極
不可及德璟言臣與道周同年他登第後多徒步
往來至今尚未有住屋最是清苦且子方十歲但

得免其永戍便好延儒言道周也不在永戍不永戍就是讀書亦還用得上不答微笑而已翼日手勅云昨先生每面奏永戍黄道周清操博學見今戍遠子幼朕心不覺憐憫彼雖偏迂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人才當惜宜作何釋罷酌用先生每密議來奏閣臣延儒等奏黄道周為人勵行力學是其所長偏執迂疎是其所短然而本心則願為君子素矢忠孝者至於博通典籍貫串古今刻苦

廉隅摛詞吐藻實有一種人不能及足以感動人心之處是以譽望蔚然但向來未經追琢每有任性率意之咎自蒙恩譴裁抑陶鎔聞已甚悔前非每日在獄手書孝經極其感佩天恩頌揚聖德此臣等皆得於目擊者近日恭覩皇上勤學好問稽古考文臣等自慚固陋未能仰承萬一因思及道周之博雅庶不愧詞臣職掌遂率陳奏伏蒙皇上憐其貧苦鑒其改悔而軫及於人才當惜赦罪酌

用斯真造化生成之恩天地覆載之量播之海内傳之奕世有不懽呼讚嘆我大聖人之舉動超出尋常萬萬者乎照得道周原職係詹事府少詹事今既蒙恩赦用當還其故秩以備史局編摩更足資其一得此則又非從道周起見也二十六日上諭吏兵二部永戍黄道周罪本應得念其清操力學尚堪策勵已經一番懲創想知悔改自新特准赦罪復職以昭朕奬廉尚學宥過惜才之至意諭

下中外加額以為聖朝善政

少詹黃道周天恩至重疏臣自去歲臈月解綱重

生曁於今春束裝就伍仰戴日星俯循道路凡有

血氣俱感皇仁自揣殘年無可報主但得子孫永

世荷干戈禦魑魅足矣蹢躅載途阻風澤畔六閱

月始抵九江遠望辰陽尚三千里瘧瘧間發就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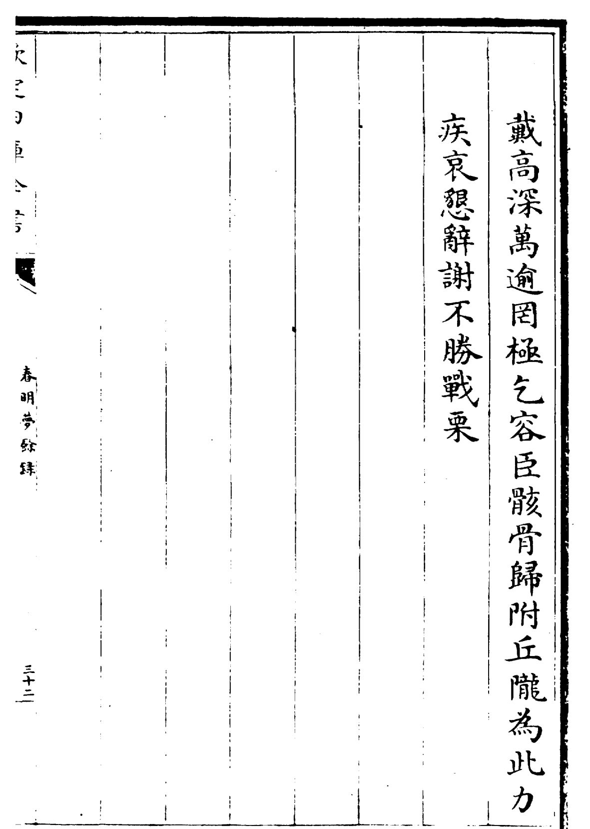
蕭寺沉綿六十日摧頹老病之身誤服截瘧止痢

之藥遂成委頓兩膝俱枯每念聖恩中宵揮涕謂

臣廬墓十餘載乃不死於北司而死於江楚命也
不圖十月朔日人從留都來傳邸報稱八月二十
五日吏兵二部接出聖諭永戍黄道周罪所應得
但其清操力學尚堪策勵已經懲創自當改過自
新特准赦罪復職以昭朕奬廉尚學宥過惜才之
至意特諭臣驚遽墜床起借香案匍匐叩頭隕越
久之念自古人臣或以文才前席或以直戇名還
未有迂愚狂瞽如臣得起於戍籍中以華奬者也

臣少孤貧長而傭書不知清操力學為何事但為人臣子宜硜硜如此耳幸當風動之時得更嚚頑之習雖損脰裂體不足為報然臣廢憊極矣當數年前筋力差健誠不自忖欲奮横草之勞塞素餐之報今年垂望六體經九折百病交侵一縣未絶而欲盡蓋前愆别圖後效徒足以招呰議增悲涕而已臣憶漢臣馬援病卧土窟中聞鼔角聲曳踵延頸見者哀之宋臣范鎮劉安世在屬纊囈語猶

以天下為念令臣未即死而委頓若此即欲匍匐以親鵷行扶携而售馬骨䬐聖主之風尚賛海嶽之涓埃何可得乎臣智不如葵忠不如曝徒逢仁閔得遂首丘偷陰擊壤能復幾時度無可報陛下者惟願陛下斂福錫極在宥羣生力行仁義之方徐收忠信之效擇廉幹以辦封疆重守令以靖敵難使邊警無虞蒼赤永賴臣雖晨夕溘就朝露與九原父母共銜結無窮臣下體已廢兩臂空存感


戴高深萬逾罔極乞容臣骸骨歸附丘隴為此力
疾哀懇辭謝不勝戰栗

春明夢餘錄卷三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葉椿